



老二孔祖狗家丧

138740/14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丧家狗孔老二

邵县文教局业余写作组



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

老孔狗爽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

1974年11月第1版

1974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100·088 每册0·17

毛主席语录

阶级斗争，一些阶级胜利了，一些阶级消灭了。这就是历史，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。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，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。

在中国，又有半封建文化，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，凡属主张尊孔读经、提倡旧礼教旧思想、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，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。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，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，反对中国的新文化。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，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。

前　　言

孔丘(公元前五五一年——前四七九年)，名仲尼。他出生在鲁国昌平乡(今山东省曲阜县)一个破落的奴隶主贵族家庭。二十六、七岁的时候，当过两回小官，为主子干得很卖力。后来，他收罗门徒，进行讲学，制造和宣扬复辟倒退的反革命舆论。五十来岁的时候，在鲁国做了一阵子官，一直当到代理宰相，但不久就下台了。此后，孔丘带领他的学生，先后到卫、宋、郑、陈、蔡等国游说，推行“克己复礼”的反革命政治主张。他先后奔波了十四年，结果到处碰壁，最后象一条丧家狗，灰溜溜地回到鲁国。

孔丘生活的时代，是春秋末期，正是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动时代。他顽固地站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，吹捧西周奴隶制社会吃人的“礼治”，反对社会变革和进步，咒骂奴隶起义，攻击新兴的地主阶级势力，为复辟和维护反动的奴隶制奔走呼号，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。他是奴隶主阶级的忠实走卒，是搞复辟倒退的祖师爷。

孔丘在兄弟中排行第二，所以我们叫他为孔老二。

鲁迅说过：“孔夫子之在中国，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”。历代的反动统治者，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，都大肆吹捧孔老二，宣扬他的反动主张，把这个逆历史潮流而动、满肚子私糠的小丑，捧成了什么“大成至圣”、“万世师表”，等等。在当代，中外反动派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，也都是尊孔派。

资产阶级野心家、阴谋家、两面派、叛徒、卖国贼林彪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。林彪多次书写孔老二“克己复礼”的条幅，宣扬唯心论的“天才论”、“先验论”，鼓吹要以“仁爱之心待人之忠”，攻击革命暴力，目的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。林彪和孔老二是一丘之貉。批孔是批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批孔就是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。

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，一个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已在全国兴起，并且正在朝着普及、深入、持久的方向发展。这是一场坚持马克思主义，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。

为了帮助少年读者进一步认识孔老二的反动本质，我们编写了《丧家狗孔老二》这本历史故事。由于水平有限，难免有错误和缺点，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 写 者

一九七四年六月

目 录

柳下跖痛斥孔老二	1
复辟狂堕三都	12
“中庸”骗局	19
“仁”里藏刀	25
骗子和草包	32
“大圣人”桑田出丑	39
巧伪人现原形	44
匡人逐孔	56
陈蔡绝粮	62
丧家狗	70

柳下跖痛斥孔老二

秋日的太阳，给泰山的青松翠柏，披上一层绚丽的金纱。山雀儿欢快地跳上钻下，“喳喳、喳喳”地叫着，象给人报喜一样。山前的斜坡上，绿树掩映着一排排帐棚，帐棚两侧，英姿飒爽的奴隶起义军战士正在草地上认真操练，“杀！”“杀！”的吼声震荡着山谷。



柳下跖(zhi音直)和起义军的一些战士，此刻正坐在大树下休息，三三两两地在谈论着。

“在柳下，大哥带着我们造反，只有几百人。几

个月，变成几千人，发展真快呀！”

“大家都干起来啦！听说，陈国参加筑城的奴隶，把强迫他们劳动的监工和奴隶主庆寅、庆虎都杀掉了。”

“卫国京城里的手工业奴隶，愤怒地围住宫门，卫庄公那家伙吓得想跳墙逃跑，狗腿摔断了。结果还是被人捉住杀了。”

“我们也干得痛快！一路上，打下了不少城池，拆毁了不少祠堂、庙宇，杀了不少奴隶主，夺了不少财物。那些大人老爷一听大哥的名字，便都赶紧城门，钻进土堡，吓得象老鳖一样，头都不敢露出来。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！”树下一阵爽朗的笑声。

“一路上，那些受压迫的穷兄弟们可高兴啦，谁不竖起大拇指，称赞我们大哥了不起。”

“我有什么了不起！如果没有大家齐心合力，拿起刀枪，和那些贵族老爷拼，咱们还不是做一辈子被人踩在脚下的奴隶。”柳下跖脸色黑里透红，眼睛炯炯有神，腰里挂着一把青铜剑，盘腿坐在大伙儿身边，兴高采烈地参加他们议论。

“大哥说得对，只要我们穷兄弟能齐心合力，那些大人老爷就别想再欺侮我们。”大家异口同声地说。

柳下跖高瞻远瞩地说：“我们要把奴隶主统统打

倒，还得万众一心，努力作战，决不能半途而废呵！”

忽然，有个传令兵跑来报告，说：“山寨外面有个白胡老头子，自称孔丘，要见大哥。”

柳下跖早就恨透了这条顽固维护奴隶制、四处奔跑的丧家狗，一听他的名字，便气愤地说：“孔丘？那不是鲁国的‘巧伪人’吗？他整天胡说八道，招摇撞骗，满口仁义道德，编造孝悌的谎言，毒害学生，迷惑天下，辱骂我们起义大军，做梦也想复辟奴隶制，这个狗东西，赶快撵他滚！”

这时，孔老二头戴装饰华丽的帽子，身穿宽大袖口的长袍，正在山寨外面打他的如意算盘呢。

原来，自从柳下跖来到泰山，诸侯、大臣都怕得要死，连夜策划对付的办法。有的提议直接出兵攻打，但又怕寡不敌众，拿鸡蛋碰石头，自找苦吃；有的主张用高官厚禄去引诱，但又怕柳下跖不会上钩，不敢担这个风险。正当这群坏蛋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孔老二跳了出来。

这些年来，孔老二一直牢骚满腹，事事不称心。在他看来，现在一切都糟透了。不是吗？诸侯、大夫、家臣都不听指挥，甚至连奴隶也造起反来了。如果让柳下跖这样的人横行天下，那周文王的礼制、祖宗的规矩，岂不全完啦！他打定主意，明知柳下跖很厉

害，也得到他那儿去一趟。

孔老二认识柳下跖的哥哥柳下季，为了便于见到他弟弟，当天便找到柳下季的家里。一见柳下季，客套几句，他便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做父亲的要管教儿子，做哥哥的要管教弟弟，要使他们懂得忠孝仁义，这都是圣人的经典上写得清清楚楚的。如果父亲不能管教儿子，哥哥不能管教弟弟，这还有什么父子兄弟之亲呀。你是天下知名的贤士，却让弟弟在外做强盗，怎不感到羞耻！”

柳下季听了，虽然不高兴，但刚见面，也不便发作，只好怏怏地说：“夫子讲的，很有道理。但是如果儿子不听父亲的，弟弟不服从兄长，那你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没用。”

孔老二一听，摆出了长者的面孔，说：“那，要教嘛，你怕事，我代你教训教训他。”柳下季一愣，定了定神说：“跖的性子很暴，谁要是触犯了他，他便不会放过谁，我看夫子还是不去的好。”

“这是老天给我的使命，我是一定要去的。”孔老二坚持着说。

“跖很会讲话，不少为君王辩护的人到他面前，都被驳得狼狈不堪。”柳下季好心地劝说。

“嘿嘿！我一个堂堂的鲁国大夫，难道还会被一

个卑贱的奴隶驳倒吗？”孔老二那里听得进柳下季的话。

其实这些还只是孔老二场面上的话，他心里头还有一本帐。要是这次能把柳下跖的队伍瓦解掉，那多少国君的心里就放下了一块大石头，自己的功劳可不小，将来升官、发财可是有把握的。

孔老二想到这里，心里甜滋滋的，竟忘了自己是在造反的奴隶起义军跟前。

“将军有事，你这个老家伙赶快滚开！”传令兵厉声的吆喝，使孔老二惊醒过来。他不由得身子一抖，象挨了当头棍。但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，碰壁的经验还是丰富的，眼皮一翻，又迎上前去，带着笑脸说：“我是你们将军的哥哥柳下季介绍来的，麻烦你再去通报一声，我孔某人只要见将军一面，就是能低头看一眼将军的鞋子也是好的。”传令兵见他死赖着不走，便又进去报告了。柳下跖一听，气愤地说：“既然他这样不知好歹，就让他进来，教训教训他，让他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。”

孔老二随着传令兵走进了山寨。起义军战士练武时的杀喊声，武器的撞击声，不时传进他的耳朵，震慑着他心脏。他弯着腰，眼睛不时东望西望。

“孔丘到！”随着传令兵的通报声，孔老二猛一抬

头，只见帐幕前席地坐着几个身强力壮的大汉，中间的一个特别魁梧，他虎目圆睁，头发气得都要直立起来。孔老二一看到威严的柳下跖，不由得心里害怕。他先后退几步，弯腰下拜，然后低头垂手站在一边。

“孔丘，你来干什么？”柳下跖厉声质问。

孔老二装出一副恭敬的样子，奉承说：“我听说天下有三种美德：一是人材长得好看，不管老少贵贱，见了高兴喜欢；二是天文地理什么都知道，能分清哪是对的，哪是错的；三是勇敢果断，善于率领大众、指挥军队。谁有其中一条，便能做官发财。而将军这三条都能具备，真是天下少有的英才。”

“爱当面吹捧别人的，也爱背后攻击别人，谁不知你是个惯于当面说好话，背后下毒手的家伙。有话就直接了当地讲。”柳下跖有意叉开盘坐的两腿，显示出对孔老二的鄙视。

孔老二压住心里的怒火，表面上还是和颜悦色地说：“将军德高艺强，现在重兵在手，声势显赫，我是来帮将军共同筹划长久之计的呀！”

柳下跖早就猜出他的心事，便有意挑逗他说：“那你的‘长久之计’是什么呢？”

孔老二干咳了一声，故作镇静地说：“我在京城听到许多对将军不利的话：作儿子不在家敬养父母，这是

不孝。为奴为婢的，不听主子的使唤，甚至犯上作乱，将主子老爷的头杀掉，挂在树上示众，这是不仁。做人不仁不孝，就是无道，就是违背祖宗的礼制，丢祖宗的脸。这样天下人都会反对，请将军三思啊！”

孔老二的这一通说教，激起了柳下跖的怒火，他轻蔑地“哼”了一声说：“不仁？奴隶主老爷把奴隶当牛马，白天劳动用绳索套住脖子，晚上睡觉用木枷锁住手脚，如果有的逃跑，抓回来，不是挖眼睛、割鼻子，就是锯了腿，扔到荒山野林里，活活饿死，这是仁吗？奴隶主祭祀自己的祖宗，杀死奴隶作供品；奴隶主死了，建造富丽豪华的坟墓，把成十成百的奴隶活活埋入坟墓作陪葬，这也是仁吗？什么‘孝悌’‘仁义’，统统都是吃人，见你的鬼去吧！”

孔老二听了脸色蜡黄，象经了霜的茄子棵，耷拉着头。柳下跖句句话象斩钉截铁。他理直气壮地继续说：“你说我们无道？不！你们有你们的‘道’，我们有我们的‘道’。要奴隶服服贴贴地当牛作马，任你们宰割，这是奴隶主的‘道’。砸掉脖子上的枷锁，杀尽你们这些吃人的豺狼，这是我们奴隶的‘道’。奴隶们在向贵族进行战斗的时候，舍生忘死，冲锋在前，这是勇；队伍转移，互相照顾，退却在后，这是义；有了情况，善于分析，服从指挥，掌握战机，这是智；缴获财物，

分配均匀，这是仁。这就是我们的‘道’。我们的每一个兄弟，都比你们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老爷高尚一百倍！”

自以为天生就懂得一切的孔老二，被柳下跖驳得哑口无言。他愣了一下，眼珠骨碌一转，连忙凑上去说：“将军真会讲话，佩服，佩服！如果你愿意听我的话，放下武器，解散军队，回家孝敬父母，从今不再造反，我愿为将军去各国君主那里说情，给将军造个百里大城，分给万户奴隶，弄个大官做做，永享荣华富贵。只有这样，才是‘英雄’应走的道路。”

柳下跖冷笑道：“我们造反，不是贪图个人利禄。贪图名利的人，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城池再大，不会比天下更大。你所吹捧的那些霸王、贤君，如今都在哪儿？他们的后世子孙如今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。你要我一个人享福，反过来压迫剥削自己受苦的兄弟，那只有蠢人才会上当。我们要人人有田耕，个个有饭吃，大家没有相害之心。我们要消除人间不平，杀尽害人的蠹虫！你要我们放下武器，简直是白日做梦！”

孔老二一身冷汗，但他仍故作镇静，狡猾地说：“将军，我这一番苦心，全是为了你好。我担心这样下去，你们是不会有长久的！”

柳下跖轻蔑地说：“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

好心。为我好是假，为你自己好和那些贵族老爷们好是真。你把奴隶社会吹得天花乱坠；你用仁义道德欺骗后代，迷惑天下；你用高官厚禄、荣华富贵收买我，无非是一个目的，叫奴隶们不要造反，让吃人的奴隶社会永远存在下去，你好升官发财，坐享荣华富贵。我们就是要造反，就是要造那些贵族老爷的反。我就是死了，棺材里也要放把铁锤，非把你们那些三皇五帝、那些大大小小的奴隶主头子的脑袋敲碎不可。谁‘不会长久’？你们这些与民为敌的坏蛋，才是秋后的蚂蚱，蹦不了几天呢！”

孔老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正想泼口大骂，瞥眼



一看，十几双眼睛正盯着他，吓得又缩了回去，只是从牙缝里轻轻地挤出几个字：“盗跖——顽固——不会有好下场！”

机敏的柳下跖一听，大喝一声，拍案而起，吓得孔老二倒退了两步。柳下跖指着他的鼻子骂道：“你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花言巧语，欺世惑众，窃取富贵，你才是天下最大的强盗！你鼓吹文武邪道，逆潮流而动，一心想复礼，才是最大的顽固派！你东跑西窜，四处游荡，象只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你这个顽固到底的反动家伙，才不会有好下场！”说着，他虎目圆睁，“嚓”的一声抽出了宝剑。

孔老二以为柳下跖要杀他，吓得两腿直筛糠。柳下跖见了，厌恶地喝道：“孔丘，收拾起你那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，赶快滚出去！否则当心你的脑袋！”站在两旁的几个兄弟愤怒地走向前去，连推带搡地把他赶出了山寨大门。

孔老二面如死灰，跌跌撞撞地撞到马车旁，一头倒在车子的横木上，气都喘不出来，马缰绳三次没有牵上手。子贡一见老师的狼狈相，连忙叫颜回赶车。

太阳已落山，四周昏濛濛的。“杀一！”“杀一！”奴隶起义军战士的练武声，响亮地在山谷回荡，震撼着孔老二的心。孔老二象失了魂似的，倚在车座上。颜